

杨志军 | 作品

原野藏獒

རྩ་བར་མེད་གི་འབྲོག་ཁྱི།



杨志军 | 作品

原野藏獒

རྒྱ་བར་ཕྱོད་གི་འབྲོག་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野藏獒 / 杨志军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399-3998-8

I. ①原… II. ①杨…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0333 号

- 书 名 原野藏獒
作 者 杨志军
责任编辑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正和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998-8
定 价 28.00 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原野藏獒】

跋涉数万公里的爱情，跨越兴盛或衰亡的古老传统，
在辽阔的原野，踽踽前行，孑然独立，
把内心的光芒洒向更开阔的远方。



远古的时候，在我们巴颜喀拉草原，生活着六位獒头女神。这些女神后来都被宗教艺术家用极大的热情描绘在了唐卡或者壁画中。

她们是凶恶的山神，盘踞一方，为所欲为，直到佛教到来，才被金刚乘的祖师莲花生大师一个个降服，成了守护山野、造福一方的护法大神。这个传说说明一种曾经称霸一方的凶猛野兽被人类驯化的过程，它们就是藏獒的祖先。驯化后的六位獒头女神可以变幻无数化身，有的是人，有的是藏獒，还有的是雪山、河流和草原。

我喜欢绵延的山脉、宽阔的河水、高旷的草原，喜欢雪色苍茫和无边的寂静以及寂静包围着的各姿各雅城。

各姿各雅城是一个坐落在青藏高原腹地、巴颜喀拉山脚下的政治文化中心，就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州府所在地。德吉平措的电话就是从州府的邮电局打过去的：“政府说了，保护环境是大政策，两年之内，黄河源头所有草原上的所有牧民都得撤下来，你给我阿爸阿妈说一声，让他们把牛羊早点卖掉，准备搬家。”

两百公里之外的巴颜县政府收发室里，巴颜乡的才让乡长正在接电话：“你阿爸阿妈肯定不听我的。”

德吉平措说：“你就这样说，你们的儿子不会回到一个没有了河水、没有了青草的地方，他们要是想见儿子，就到各姿各雅城里来，各姿各雅城里已经有了规划，准备盖房子，便宜卖给撤出草原的牧民。”

家乡没有了喝饱就能挤奶的河水，没有了吃饱就能奔跑的青草。

才让乡长说：“这么大的事情，还是你回来说吧。”

德吉平措说：“我就是回到巴颜喀拉草原也不能露面，我一露面他们就更不会

卖掉牛羊进城啦。”

才让乡长说：“那你给他们写信吧，信上的字对他们就像经文一样重要。”

德吉平措说：“你先说着，等藏獒繁育中心搞起来，我就写信。”

巴颜喀拉山就是我的故乡，冰雪和草原让它的美丽流传了一代又一代。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关于故乡的美丽似乎已经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了。我天天看到的，是没有冰雪覆盖的茫茫群峰，云彩就像褴褛而鲜艳的衣衫，披挂在峰峦之上。山下是牧场，现在是黄昏。

一条瘦细的河在夕阳下粼粼闪烁，就像着急回家的孩子。它要去找湖水，寻找黄河，可是走着走着就走不动——它总会在某个地方断流。一座佛塔高高耸立着，旁边是方形的嘛呢石经堆，七彩的经幡从石经堆的顶端朝四面铺泻而下，就像神佛来去的七彩天路。

在佛塔的南边，是一块巨大的真言石，上面除了六字真言，还有象征人类早期游牧活动的人、马、牛、羊的岩画和苯教咒语。真言石顶上，挺立着一个硕大的野牛角和一圈儿羚羊角。

河畔草地上，没有多少草，只是零零星星开着一些夏天的狼毒花。离河湾大约两百米的高地上，是一顶黑色的牛毛帐房。帐房旁边的地上是黑色而无草的，说明我家把帐房扎在这里已经有些日子了。刚刚牧归的羊群站的站，卧的卧，一片咩咩的叫声。羊群旁边是牛群，它们干什么都慢慢腾腾。

年轻高大的母獒卓娃跑动着，把牧归时落在后面的几只羊驱赶到羊群里。

六岁的我拉着鼻涕，戴着一串只有大人才戴的红玛瑙项链，看着几只羊从我身边经过，突然跑过去，扑在了母獒卓娃身上。卓娃放弃赶羊，扭头舔着，舔湿了我那张红扑扑的小脸。我喜欢这样的舔舐，那种痒酥酥的舒服是大人不知道的。我骑上去让它驮着我走，它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把我摔下来。

我奶奶拉珍站在帐房门口，望着牧归的大儿子扎西尼玛，表情木木的。

扎西尼玛下马，丢开缰绳，走到我奶奶跟前问道：“阿爸呢？”

我奶奶拉珍说：“乡政府里去了。”

扎西尼玛说：“去也是白去，乡政府是不会给我们新草场的，从阿尼玛卿雪



山，到巴颜喀拉雪山，这么大的地方，哪里有一片闲置的草场？”

我奶奶拉珍叹口气说：“没有闲置的草场，我们的牛群羊群怎么办？”

扎西尼玛说：“等着饿死吧。”

黑夜，我躺在帐房里，摸着脖子上的红玛瑙项链，从天窗里望着星星，星星是明亮的，是一开一闭的眼睛。我有时觉得那是天神的眼睛，有时又觉得是魔鬼的眼睛。有一天，我爷爷告诉我，其实那是同一双眼睛，当你害怕的时候，它就是魔鬼的眼睛，当你信赖的时候，它就是天神的眼睛。我爷爷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你永远不要害怕天上的和地上的眼睛。我问道：“阿妈的眼睛也不害怕吗？”我爷爷不说话了。

突然我叫起来：“阿妈，阿妈。”

睡在我身边的我奶奶拍了拍我说：“睡吧孩子。”

我瞪着天窗说：“我看见阿妈了，她在天上，她说你來找我。”

我奶奶说：“你到哪里去找她？她被狼叼走啦。快闭上眼睛睡吧。”

尽管我奶奶总是诅咒着阿妈，但在我的记忆里，阿妈仍然是最亲最亲的人。最亲最亲的人突然离我而去了，在去年的一个早晨，当大家醒来的时候，发现她穿走了自己最好的藏袍，骑走了家中最好的马。她留给我的只是她从不离身的那串红玛瑙项链和一双寻找她的眼睛。

帐房外面，母獒卓娃朝着远方声音沉沉地吼叫着。

我爷爷洛桑回来了。母獒卓娃迎了过去。我爷爷下马，摸了摸母獒卓娃的头。母獒卓娃迅速离开我爷爷，再次朝远方吼起来。

我爷爷喊道：“尼玛，尼玛。”

扎西尼玛披着皮袍从帐房里出来。

我爷爷指着远方说：“你听，你听。”

远方隐隐传来一阵浑厚的狗吠声。

扎西尼玛说：“谁来到了我家的草场？”

我爷爷说：“快啊，快去把他们撵走。”

扎西尼玛跳上马背，跑进了黑夜。

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月光下，一个老人和一个姑娘正在搭建一顶白色的简易帐房。帐房的右侧是一群牛，左侧是一群羊。一般来说，牛羊在晚上是不会吃草只会反刍的，但来到这里的牛羊显然是饿坏了，都在夜色中大口啃咬着牧草，一片“噌噌噌”的响声。

扎西尼玛勒马停下，喊道：“哪里来的一窝瞎老鼠，快快离开我家的草场。”

一只伟健的黑色藏獒忽的一声扑向了扎西尼玛。

一个姑娘喊起来：“鲁噶，鲁噶。”

受惊的马扬起前腿，几乎把扎西尼玛掀下马背。公獒鲁噶跳起来撕住了扎西尼玛的衣袖。情急之中，扎西尼玛解开腰带脱掉了皮袍。鲁噶獒头一甩，把皮袍甩了出去。姑娘扑过去，抱住了狂怒不止的鲁噶。

扎西尼玛稳住马说：“靠了藏獒就能占领我家的草场吗？休想，休想。”说罢打马而去。

姑娘放开公獒鲁噶，跑过去捡起尼玛的皮袍，骑上自己的马，追了过去。

公獒鲁噶亢奋地跟在了后面。

纵马而驰的姑娘追上了扎西尼玛：“大哥，把你的皮袍拿走。”

扎西尼玛停下。姑娘走过去，将皮袍扔给了他。他接住皮袍，望了一眼姑娘。黑夜笼罩着姑娘的脸庞，水汪汪的眼睛代替了月光。

姑娘说：“大哥不要生气，我们是路过，路过你家的草场。”

扎西尼玛说：“路过也不行，难道路过的牛羊不吃草吗？你们的牛羊吃了我们的草，我们的牛羊吃什么？请你们从草场边绕过去。”

姑娘说：“你家的草场这么大，绕不过去了。”

扎西尼玛挥着手，坚定地说：“那就退回去。”

姑娘身后的公獒鲁噶威胁似的冲他吼了一声。

扎西尼玛掉转马头就走，大声说：“明天早晨，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们。”

早晨，太阳还没出来，扎西尼玛就带着年轻高大的母獒卓娃，前来驱赶老人和姑娘一家。母獒卓娃首先叫起来。它很生气陌生的人和狗闯进自己的领地，就要扑过去。

扎西尼玛制止道：“卓娃不要。”



公獒鲁噶警惕地望着缓缓靠近的人和狗，从胸腔里发出一阵呼噜声。

姑娘迎过来，挡在了公獒鲁噶前面。

扎西尼玛停下说：“实话给你们说，你们穿过我家的草场也没用，那边已经是沙子地啦，一棵草也没有。”

姑娘乞求地望着他说：“你是说这里是唯一的草场，那就让我们待在这里吧。”

扎西尼玛大手一挥说：“不行。”

似乎公獒鲁噶知道他这是拒绝，大吼一声，扑了过来。

与此同时，母獒卓娃扑了过去。

两只藏獒扭打在一起。公獒鲁噶明显是让着母獒卓娃的，扭打了几下，转身就跑。母獒卓娃愤怒地追撵着。

公獒鲁噶在前面跑，母獒卓娃在后面追，环绕着老人和姑娘以及扎西尼玛转了一圈又一圈。老人、姑娘、扎西尼玛也原地转圈紧张地观看着。母獒卓娃突然停止了兜圈子，直插过去，堵挡在了公獒鲁噶前面。公獒鲁噶转身就跑，也是直线奔跑，把母獒卓娃引到了一座草冈后面。

草冈后面一片互相咬噬的叫声。

突然不叫了，安静的时候传来了百灵鸟的叫声和旱獭的吱吱声。

姑娘首先跑了过去。扎西尼玛策马跑了过去。

草冈后面，母獒卓娃站着不动，公獒鲁噶讨好地舔舐着它，不断绕到它身后，嗅嗅它的屁股。母獒卓娃不好意思地摆脱了对方，但又不走远，似有期待地望着对方。公獒鲁噶走过去，翘起前肢搭在了母獒卓娃的身上。母獒卓娃又一次摆脱了，但还是不走远。

姑娘和扎西尼玛站在草冈上看着它们，又互相看了看。

姑娘说：“我家的公獒是草原上最好的公獒。”

扎西尼玛说：“我家的母獒也是草原上最好的母獒。”

姑娘说：“我家的公獒会让你家的母獒生出一窝小藏獒，就算是我家送给你家的礼物，让我们待在你家的草场吧，别赶我们走了。”

扎西尼玛说：“不行，草场一天天退化了，我家的牛羊还不够吃，你们今天就

得走。”

两只藏獒又开始撕扯，接着是互相追逐，一会儿是公獒鲁噶追逐母獒卓娃，一会儿是母獒卓娃追逐公獒鲁噶。

老人和姑娘把拆卸下来的简易帐房捆绑到牦牛背上。

姑娘问：“阿爸，我们现在怎么办？”

老人说：“他说那边是沙子地，那我们就不去了，回啊，回我们姊妹湖草原。”

姑娘说：“那还不如把牛羊卖掉。”

老人看了看天色和远方，长叹了一口气。

姑娘吆喝着公獒鲁噶。

公獒鲁噶恋恋不舍地离开母獒卓娃跑了过去，然后就轰轰地吼起来。它一吼，牛群和羊群就跟了过去。

老人和姑娘跟在了牛羊后面。

两个人、一片牲畜、一只用吼声引导畜群的藏獒，缓缓离开了草场。

天色又要暗下来，河畔高地上黑色的牛毛帐房前，出现了公獒鲁噶的身影。它走过来，碰了碰母獒卓娃的鼻子，又舔了舔对方的鬃毛。一公一母两只藏獒卧在了一起。一会儿，公獒鲁噶起身朝前走去，母獒卓娃跟上了它。

我站在帐房里面，摸着我的红玛瑙项链，从门口窥伺着它们，眼睛睁得如同星星，想去拦住母獒卓娃，脚一迈又缩了回来。我好像发现了一个秘密，我不能惊扰这个秘密。

我爷爷说：“喜饶快来睡。”

我走到毡铺上，脱衣睡下了。

午夜，一阵羊群的惊叫唤醒了全家人，我爷爷、我奶奶、阿爸扎西尼玛和我都跑出了帐房。

扎西尼玛喊着：“卓娃，卓娃。”

没有回音。

扎西尼玛操起一根木棍跑向了羊群。



黑暗中，两匹狼逃离了羊群。扎西尼玛追了过去，听到羊群那边又起了一阵骚动，赶紧转身往骚动的地方跑。逃离的两匹狼迅速回来，扑向了羊群。

我爷爷盛着两碗红艳艳的牛粪火走了过去，看到一匹狼已经叼住了一只小羊，哗哗地把牛粪火抛了过去，喊着：“卓娃，卓娃。”

狼放下小羊跑了，跑了几步又停下，回望着。

我奶奶站在帐房门口，紧紧抱着我。

我好像并不害怕，问奶奶：“你说阿妈被狼叼走了，就是这些狼吗？”

我奶奶说：“不是，世上可恶的狼多着呢。”

突然牛群奔跑起来。扎西尼玛和我爷爷都跑向了牛群。

这边的狼趁机叼起小羊就跑。

但是狼没有跑多远，就被狂奔而来的母獒卓娃拦住了。母獒卓娃一阵撕咬，咬伤了狼，然后又扑向了别的狼。

四四大狼围住了母獒卓娃。卓娃拼命搏斗着。狼退了，留下了一具狼尸。

母獒卓娃浑身是血，舔着自己肩膀上的伤口，走到了被狼咬死的三只羊前。

扎西尼玛生气地说：“你干什么去了？干什么去了？”

母獒卓娃朝远方愤怒地叫了一声，惭愧地低下了头。

大概是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开阔的草原上，放牧的扎西尼玛坐在地上捻毛线。他从左袖筒里拉出用活套连接起来的羊毛，扯成细细的条状，转动线轴，一边捻，一边缠，已经缠出了一个很大的纺锤样的线团。草原上的男人都这样。我是男人，我知道长大以后我也会捻出一根根羊毛线。

公獒鲁嘎从远处跑来，跑向了母獒卓娃。

扎西尼玛生气地自语道：“又来了，看样子他们没走远。”他收起捻线活，走向了自己的马。

扎西尼玛一路奔驰。在离自家草场不远的一片黑土滩上，他见到了那顶白色的简易帐房，见到了老人和姑娘。

老人和姑娘正在出售自家的牛群和羊群。

牛羊似乎知道自己将离开主人，此起彼伏地叫着。两个在草原上四处收购牛羊

的藏族商人数着羊，不时地扑过去抓住一只羊摸一摸。

一个商人说：“这么瘦的羊没见过。”

另一个商人说：“大羊五十，小羊三十，太贵了。”

老人神情木然地摇摇头，突然流下了眼泪。

一个商人说：“羊能变成钱就是好事儿，你伤心什么？”

老人说：“没有了牛羊我们还有什么，钱能生出孩子来？”

另一个商人说：“你还惦记着生孩子，如今草原都变成了黑土滩，就是因为牛羊生了太多的孩子。”

这时姑娘看到了扎西尼玛，眼泪汪汪地盯着他。

扎西尼玛说：“怎么都卖了？都卖了日子怎么过？”

姑娘说：“不卖也得饿死，瘦死，牛羊的日子比人还难过。”

扎西尼玛看了看那些正在出售的牛羊，对姑娘说：“看好你家的藏獒，不要让它再去找我家的母獒了。”说罢，掉转马头往回走。

一个商人把一沓钱塞到了老人手里：“你数一数。”

老人没有数，看着两个商人赶走了所有的牛羊，浑身颤抖着，颤落了手中的钱，在一阵眩晕中，倒在了地上。

姑娘扑向了老人：“阿爸，阿爸。”

老人用僵硬的手指着离去的牛群和羊群，想说话，张开嘴却说不出。

姑娘喊着：“阿爸，阿爸。”

离开的扎西尼玛停下来回望着。

姑娘丢开突然中风瘫痪的阿爸，从地上捡起钱，跑向了两个商人：“不卖了，不卖了，把牛羊还给我。”

姑娘把牛群和羊群赶了回来，有几只饥饿的羊大胆地咬着姑娘的皮袍下摆。更多的牛和羊在互相撕扯皮毛，一些羊毛被吞进了羊嘴，一些牛毛被吞进了牛嘴。

姑娘扑到阿爸跟前说：“阿爸，我们的牛羊回来了。”

老人还是想说话，就是说不出来。他一动不动，除了眼球在活动，嘴在呼吸。

姑娘哭了。一些乌鸦和秃鹫在天上盘旋。乌鸦的叫声和秃鹫的叫声响成一片。

扎西尼玛下马扶起哭泣的姑娘。



他说：“留下你家的羊吧，到我家的草场去放牧。”

姑娘说：“好心的大哥，你叫什么？”

他走到马前说：“我叫扎西尼玛，你叫什么？”

姑娘跟过去说：“我叫央金拉姆，我拿什么报答你？”

扎西尼玛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不说话。

不远处，老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牛群围了过去，赶开了大胆落下来的乌鸦和秃鹫，然后把老人围住了。接着，羊群围了过去，挤挤蹭蹭地穿行在牛群里。许多牛嘴和羊嘴撕扯着老人的衣服。老人想喊救命，却发不出声音来，恐怖地瞪凸了眼睛。

央金拉姆和扎西尼玛大吃一惊，扑过去驱赶。牛羊散了。乌鸦和秃鹫落了下来。老人死了，姑娘的阿爸死了。

央金拉姆哭叫着扑在他身上。扎西尼玛一把拉起她，用自己结实的胸怀挡住她说：“你阿爸转世到有雪山、有草原的地方去了，我们不要拦住他，让他去，让他去。”

转眼到了七月，剪羊毛的季节到了。

我爷爷和我阿爸扎西尼玛还有我把羊群赶到了河边。我爷爷堵住一头，我堵住一头，母獒卓娃来回奔跑着堵住了另一头，只有河这边没人堵，羊怕水不敢下河，很容易被抓住。扎西尼玛抓一只，剪一只。他是剪毛的好手，扑过去撕住羊的背毛，轮空放倒，双腿压住羊，既不重，也不至于让它挣脱跑掉，然后贴肉剪下去，羊毛便翻滚而起。剪完这一侧，翻过来再剪那一侧，转眼就在地上堆起了高高的羊毛山。

整个剪羊毛的过程中，我爷爷和扎西尼玛一直不停地唱着：

可爱的绵羊，脱掉你的皮袍，

勤劳的男人，拿起你的剪刀，

羊身上的虱子赶快跳，

雪白的羊毛是堆成山的财宝。

母獒卓娃不停地奔跑和喊叫，堵拦羊群的主要是它，我和爷爷不过是协助。

剪了两天，才剪完我家羊群的毛。母獒卓娃累坏了，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扎西

尼玛虽然很累，却顾不得休息，骑马跑去给央金拉姆帮忙。

在一座草冈崖下，央金拉姆和公獐鲁噶堵拦羊群，扎西尼玛抓羊剪毛，转眼又是一座白花花的羊毛山。

扎西尼玛汗流浹背，央金拉姆端了一碗奶茶让他喝。他喝了，望着央金拉姆，仰身陷进羊毛堆里，也把她拽了进去。

他们在柔软的羊毛堆里翻滚着，等他们钻出羊毛堆时，都已经一丝不挂。草原人的裸体，生命的绽放，一个丰腴饱满，硕大的乳房和浑圆的臀部展示着母性的活力；一个健美挺拔，黝黑的皮肤和隆起的肌肉描述着雄性的风光。一切都是自然，山是自然，原是自然，人也是自然。

公獐鲁噶望着他们，似乎觉得机会来了，转身就跑。它跑向了我家的帐房，跑向了母獐卓娃。

从此每天都是这样：日照中天的时候，缓缓起伏的草原上，公獐鲁噶会奔跑十多公里，去和母獐卓娃约会；扎西尼玛会奔跑十多公里，去和央金拉姆约会。

有一次，扎西尼玛和公獐鲁噶在半路上相遇，停下来互相张望。

扎西尼玛喊一声：“喂，你这个好色多情的家伙，你干什么去？”

公獐鲁噶则用“轰轰轰”的叫声回应着。

扎西尼玛又喊一声：“我家的卓娃是草原上最好的母獐，你要好好对待它。”

公獐鲁噶又是一阵“轰轰轰”的回应。

在扎西尼玛家的羊群牛群旁，公獐鲁噶和母獐卓娃相亲相爱。

在央金拉姆家的牛群羊群旁，扎西尼玛和央金拉姆的幽会就像搏斗，简易的白布帐房被滚翻了，牛群和羊群被惊跑了，皮袍和靴子撂了一地，辽阔的原野上，响起了死去活来的生命欢叫。伴随着的还有牛的叫声、羊的叫声、狼的叫声、藏獐的叫声、乌鸦的叫声、秃鹫的叫声、旱獭的叫声、鼯鼠的叫声。

完了，他们会唱着歌离开，这是最响亮的声音，他们一唱，所有的声音就都消失了：

在格萨尔征服过妖魔的地方，
我遇到了草原最美丽的姑娘，
她眼睛的明亮是世上没有的，



她仙女的温柔是草原的吉祥。

扎西尼玛一唱完，央金拉姆就会接上：

我遇到的这个男人他不是山，
却比巴颜喀拉大山更伟岸，
我看见的不是藏王赤松德赞，
却和藏王一样是英雄好汉。

剪了羊毛就得擀毡。我家每年都要擀三四条毡。

帐房前的平地上，铺着一块毛氍毹，扎西尼玛把撕碎的羊毛一层一层地铺在上面，铺好一层，洒一层水，铺到厚约一尺后，连同毛氍毹一起卷起来擀，擀一阵，摊开，洒水，卷起来再擀。他不断重复，直到羊毛互相粘连着，不再掉毛，然后撤掉毛氍毹，只管擀羊毛。整个擀毡的过程中，他都在唱歌。这没什么奇怪的，祖祖辈辈、男男女女，只要干活，就都这样：

草原的恩情，给了我们“手抓”，
绵羊的恩情，给了我们毛毡，
我擀的毛毡，就像天上的云朵，
但比云朵光滑、瓷实、美观。
绵羊啊，山羊啊，擀一下，
长毛啊，短毛啊，擀两下，
细绒啊，粗绒啊，擀三下。

擀好了一块毡，已是日落西山。

去放牧的我爷爷回来了。牛叫羊叫一片叫。母獒卓娃照例尽职尽责地奔跑着，把牛羊往一块儿驱赶。

我奶奶把一个食盆放在了帐房门口，里面除了糌粑糊糊，还有几块肉骨头。那是母獒卓娃的晚饭。

我首先跑进了帐房，接着我爷爷和我阿爸扎西尼玛都进来了。

牛粪火正在燃烧，照耀着正面帐壁前的藏箱。藏箱上供着一尊莲花生大师的佛像，帐壁上挂着唐卡，上面是彩色的十地菩萨。香炉冒着柏烟，酥油灯闪着金光，

净水碗和吉祥宝瓶一高一矮守护在两边。

人的脸膛一片红亮。泥炉灶上，铜壶冒着热气；小矮桌上，摆着一碗曲拉、一碗酥油和几碗奶茶；矮桌一边，放着油亮的糌粑匣子。

我爷爷和扎西尼玛拌着糌粑。我奶奶给他们的茶碗里添着奶茶。我跪在地毡上，一边啃着一根肉骨头，一边喝着糌粑糊糊。

我爷爷对扎西尼玛说：“你把央金拉姆娶回来吧。”

扎西尼玛说：“要娶就得把她家的牛群羊群，还有公獐鲁噶都娶过来。”

我爷爷禁不住高兴地说：“那我家的牛群羊群就大了。”

我奶奶说：“草场呢？羊群大了，草场小了。”

我爷爷神色顿时黯淡，叹口气说：“我明天再去乡政府问问，看有没有新草场划给我们。”

扎西尼玛朝着佛堂跪下，磕了一个头说：“佛爷啊，请赐给我家一片新草场。”完了说，“阿爸，明天我去吧，我去找乡政府。”

似乎对阿爸要娶央金拉姆不满，我突然喊了一声：“我看见阿妈了。”

大家一惊，都看着我。

我奶奶问道：“你在哪里看见了？”

我说：“羊吃草的地方。”

我奶奶说：“别胡说孩子，你阿妈是一个狠心的人，你看不见她了，她现在和狼在一起。”

我不听奶奶的，瞪了一眼阿爸说：“我要找到阿妈。”

在我们巴颜喀拉草原，虽然也有固定的乡政府，但人们还是遵从着老习惯，觉得乡长在哪里，乡政府就在那里。乡长一家也和普通牧民一样，有自己的一片草场，他们在自己的草场上忽南忽北，漂流无定。我阿爸扎西尼玛在寻找乡政府的时候，带上了母獐卓娃。他希望卓娃用它灵敏的嗅觉帮助他用最快的速度找到乡政府。这一点，母獐卓娃做到了。

太阳出来了，扎西尼玛迎着满地金绿色的霞光往前走去。太阳落山了，金绿色的霞光铺满身后的时候，他看到了才让乡长家的帐房。



乡长家的黑公獐喊叫着通知主人：来客人了。乡长走出帐房，迎着霞光，眯起眼睛眺望。扎西尼玛远远地下马，走过去，脱下帽子，曲膝，弓腰，两手平伸，恭敬地行了见面礼。

扎西尼玛说：“乡长你好，家里人都好吗？你家的牛啊羊啊马啊狗啊都好吗？”

乡长才让说：“好啊，好啊。你家的一切都好吗？”

扎西尼玛说：“好啊，好啊。”说着，指了指母獐卓娃又说，“你看我家的藏獐多好啊，它就要生崽子了。生了崽子，我给乡长一只，要母的，还是要公的？”

乡长才让说：“母的吧，有了母獐，就能引来公獐，就像你家的卓娃。”

才让乡长把扎西尼玛请进帐房，坐在了卡垫上。乡长的老婆给扎西尼玛端来了奶茶。扎西尼玛双手捧住，小口小口喝着。

帐房外面，乡长家的黑公獐走向母獐卓娃，亲热得嗅嗅鼻子。卓娃迅速躲开了。黑公獐靠过去，又想嗅嗅母獐卓娃的屁股。母獐卓娃转身，吼一声，一口咬在了黑公獐的肩膀上。黑公獐赶紧退到了一边。

扎西尼玛说：“我就要和央金拉姆结婚啦，到时候请乡长到我家喝酒去。”

才让乡长说：“一只外来的年轻公獐，一个外来的美丽姑娘，扎西尼玛，佛爷真是保佑你啊。”

扎西尼玛说：“还有一群牛一群羊。”

才让乡长叹口气说：“草场都没有了，牛羊是要不得的。上次你阿爸来乡政府，我已经给他说了，两年之内，黄河源头所有草原上的所有牧民都得撤下来，这是政府保护环境的新政策，谁也不能例外。我让你弟弟德吉平措回来，他说他不会回到一个消失了河水、没有了牧草的地方，要是你阿爸阿妈想见儿子，就到各姿各雅城里去。各姿各雅城里已经有了规划，准备给撤出草原的牧民盖房子。”

扎西尼玛扑通一声跪下说：“进城就是要了牲畜的命，求乡长恩赐啦，再划给我家一片新草场。”

才让乡长说：“你以为我是佛，我能生出新草场？”

扎西尼玛说：“这么大的巴颜喀拉草原，总会有新草场吧？”

才让乡长大声说：“没有了，佛爷作证。”